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集編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趙秉淵

謄録監生臣孫承基

儀禮集編卷二十九

龍里縣知縣盛世佐撰

既夕禮第十三之一

鄭目録云士喪禮之下篇也既已也謂先葬二日已夕哭時與葬間一日凡朝廟日請啓期必容焉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

別録名士喪禮下篇

疏曰一廟則一日朝二廟則二日朝故葬前三日若然大夫三廟者葬前四日諸侯六日天子八日差次可知姜氏曰其葬前八日以上無明文可考以理推之殆未可通

黄氏曰此篇名既夕禮鄭目録云别録名士喪禮下篇周禮註所引亦皆稱士喪禮下故今復士喪禮下以從舊名

敖氏曰此禮承上篇爲之乃别爲篇者以其禮更端故也篇首云既夕哭故以既夕名篇

郝氏曰此篇通前皆喪禮昔人以簡札太多别為一卷借首既夕二字名篇前篇三月在殯之終此篇將葬啓殯之始其間亦無士三月葬之文所謂既夕哭即接前文卜日既朝哭而言非截然兩篇甚明說者往往以既夕為一禮誤

世佐案士喪禮之既夕少牢饋食禮之有司本屬一禮古者簡冊以竹為之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為二取其首二字以名篇非有意于其間也

然則儀禮十七篇其實十五篇耳敖云禮更端世儒又分自筮宅以下為士喪禮下皆強作解者又以有司篇之例例之則此篇但當云既夕本或有禮字者疑後人妄加之也

既夕哭

註曰謂出門哭止復外位時

郝氏曰夕葬前二日之夕

請啓期告于賓

註曰將葬當遷柩于祖有司於是乃請啓肂之期於主人以告賓賓宜知其時也

敖氏曰鄉者既卜日即告于異爵及衆賓則是賓固知其葬日矣知其葬日則啓之日不言可知而有司必請其期以告于賓者重慎之至也於夕哭而賓在焉則其朝夕哭之儀同矣

張氏曰請啓期主人曰在明旦有司遂以告賓

右請啓期

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

註曰祖王父也下士祖禰共廟

疏曰此設盥亦在門外東方如大斂也

敖氏曰設盥為舉鼎及設奠者也一廟而祖禰皆在焉惟云祖者是禮主于祖也

世佐案大夫士將出必先釋幣于禰（聘禮云賓朝服釋幣于禰）故將葬亦朝焉所以達死者之志也兼朝祖者祖亦生平所逮事也官師一廟舉尊者而言故惟云

祖其有二廟者則各于其廟朝之禮見下記

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

註曰皆皆三鼎也如殯如大斂既殯之奠

疏曰案上文殯後大斂之陳三鼎有豚魚腊在廟門外西面北上此陳鼎亦如之彼大斂時云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觶豆兩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故今云東方之饌亦如之

敖氏曰皆如殯謂三鼎之面位與其實皆如鄉者門外所陳殯奠之鼎也東方之饌云如殯亦但據其盛者言之也其遷祖奠之脯醢當在甒北不别見之者略之也

俟牀饌于階間

註曰俟之言尸也朝正柩用此牀

疏曰柩至祖廟兩楹之間尸北首之時乃用此牀故名俟牀也

敖氏曰此即鄉者遷尸于堂之牀也階間祖廟堂下

郝氏曰自盥至俠牀皆設于祖廟者以待柩朝也

右陳朝祖奠

二燭俟于殯門外

註曰早闇以為明也燭用蒸

疏曰大曰薪小曰蒸

郝氏曰照啓殯及徹奠也

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

註曰為將啓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喪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初

朝夕哭門外位

疏曰未成服以前免髽既成服以後冠笄斬衰男子括髮不言者啓殯之後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

司馬氏光曰啓殯之日五服之親皆來會各服其服入就位哭註云自啓殯至于卒哭日數甚多今已成服若使五服之親皆不冠而袒免恐其驚俗故但各服其服而已

張氏栻曰主人及衆主人皆去冠絰以邪布巾䋈頭

註云參酌開元禮新修

黄氏曰案既夕疏云髽既是婦人之變則免是男子之變今丈夫見其人不見免則丈夫當免矣婦人見其髽不見人則婦人當髽矣故云互文以相見耳啓後著免至卒哭其服同以其反哭之時無變服之文故知同也又案士虞禮云主人及兄弟如葬服疏云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髽散帶垂也此唯謂葬日反日

中而虞及三虞爲然其後卒哭即服其故服是以既夕禮註云自卒至殯自啓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始虞與葬服同三虞皆同至卒哭卒去無時之哭則依其喪服乃變麻服葛也

熊氏朋來曰小記男子免婦人髽自足爲證既夕經文必亦如小記所言而有脫字註者妄謂互文適以惑人也

敖氏曰皆爲之於次乃即位髽者去冠與纚而爲露

紒也將髻髮者必先髽故言此以明之亦與前經髻髮互見也此斬衰者耳其齊衰以下則皆免散帶垂解其三日所絞者也凡大功以上皆然髽與散帶垂未殯之服也是時棺柩復見故復此服焉此但言丈夫是婦人不與也婦人之帶所以不散垂者初已結本又質而少變故於此不可與丈夫同其所以不言髽者婦人不當髽者雖未殯亦不髽則此時可知矣其當髽者自小斂以來至此自若無所改變故不必

言之

郝氏曰婦人首不笄曰髽主人男子以下當斬衰者皆免冠不笄不纚徒首髽如婦人不云婦人互見也男子既小斂襲絰帶散垂成服後絞至是復散帶垂如小斂即位于殯宫門外如朝夕哭之儀

張氏曰據疏當云丈夫免婦人髽此或偶脫去三字註以為互見也

世佐案丈夫髺髮免婦人髽其制一也因男女異

其名耳斬衰婦人麻髽猶丈夫髻髮以麻也齊衰以下至緦皆布髽猶免而以布也五世無服者亦袒免則謂大功以下無髽非矣二者皆露紒為之故髽亦名露紒說者以露紒與麻髽布髽並列而為三亦非丈夫之髻髮免皆去冠婦人之髽不皆去笄上篇云婦人髽于室是時未成服去笄而髽以對丈夫髻髮免而言也喪服經云布總箭笄髽衰三年笄髽並言明著笄亦復著髽矣是則男女

之別也丈夫而云髽者散文通也喪服四制云禿
者不髽是亦兼男女言也註云互文是不辭變免
言髽者以是時斬衰者當髺髮齊衰以下乃著免
言免不得兼髺髮言髽則得兼髺髮免也髽得兼
髺髮免者以其亦有麻與布之異也不言婦人者
丈夫如此則婦人之變可知斬衰者麻髽齊衰以
下皆布髽矣帶麻帶布帶也散帶垂者小斂時之
變服三日成服巳絞帶矣至是復散其帶之垂者

猶成服以後已著喪冠而至是復髽也此唯謂大功以上耳若小功以下則否矣上篇云婦人之帶牡麻絰結本則婦人之帶初時亦不散垂此雖不言不嫌與丈夫同也

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即位袒

註曰此不哭如初者以男子入門不哭也不哭者將有事止讙囂也

郝氏曰婦人在內男子未入故不哭主人門外拜賓

入即位于堂下

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

註曰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為有所拂彷也聲三三有聲存神也啓三三言啓告神也舊說以為聲噫興也

疏曰拂彷猶言拂拭

敖氏曰商祝公有司也其為士但當弔服加麻此時

有事於柩故復為之袒免

鄭氏曰商祝立于階上殯前作聲者三如警使聞也叩塗者三擊使開也乃命主人男女以下哭

燭入

註曰照徹與啓肂者

疏曰一燭入室中照徹奠一燭于堂照開殯肂也

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

註曰祝降者祝徹宿奠降也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夏

祝取銘置于重為啓殯遷之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

右

疏曰祝不言商夏則周祝也此所徹宿奠即下云重先奠從者是也

敖氏曰祝降者周祝取銘而降也不言其升故以降見之夏祝與執事者升取宿奠也祝取銘置于重為啓殯遷之取銘在前置于重在後乃合而言之文順耳

郝氏曰奠（奠當是商字之譌）祝以燭入照徹宿奠降而夏祝升取殯前銘旌置庭下重上二祝往來相交

張氏曰燭入室時祝從而入徹宿奠徹奠者降至階下夏祝升取銘亦至階下故曰交降階者近東升階者近西是交相右也

世佐案祝即商祝也降啓畢而降也下文尚有拂柩諸事乃即降者辟取銘者也其降也當帥舉殯者復升矣取銘置于重者夏祝也初設重之時夏

祝取銘置于重則此可知矣下云奠從則徹宿奠當在此時不言者文不具也舊解多舛誤謹正之

踊無算

註曰主人也

商祝拂柩用功布憮用夷衾

註曰拂去塵也憮覆之為其形露

疏曰夷衾於後無徹文當隨柩入壙矣從集說節本

敖氏曰夷衾即小斂後覆尸者也以其事相類故復

用之

世佐案此不見舉殯者升之節亦文不具

右啓

遷于祖用軸

註曰遷徙也徙于祖朝祖廟也檀弓曰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蓋象平生時將出必辭尊者軸輁軸也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為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

畫之以龍

疏曰轔輪也以軸頭為軹刻軸使兩頭細穿入輁之兩髀前後二者皆然輁既如牀則有先後兩畔之木狀如牀牀髀厚大為之兩畔為孔著金釧於中前後兩畔皆然然後關軸於其中言輇者以其厚大可以容軸也從楊氏圖節本

敖氏曰必遷于祖者以其昭穆同後又當祔之於此故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

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

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

註曰行之序也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疎爲先後各從其昭穆男賓在前女賓在後

敖氏曰主人從衆主人以下從婦人從女賓從男賓在後女賓以上其行皆以服之親疎爲序服同乃以長幼也經但言主人從者以其餘皆從可知也墊而從柩之序亦然

郝氏曰奠即室中先夕之奠燭即前二燭

姜氏曰註所謂以服之親疎為先後者即文王世子以喪服之精麤為序也而各從其昭穆者又序其尊卑也且如齊衰則首世叔父次兄弟次兄弟之子餘類推之可見

升自西階

註曰柩也猶用子道不由阼也

䟽曰曲禮云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以柩朝祖

故用子道不由阼也

敖氏曰升自西階神之也凡柩歸自外而入廟者既小斂則升自阼階未忍異於生也既大斂則升自西階此亦入廟耳故其禮與大斂而入者同

奠俟于下東面北上

註曰俟正柩也

敖氏曰北上則巾席在後也記曰巾席從而降

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主人東即位

註曰東方之位

敖氏曰婦人東面當負序以辟奠者之往來東即位者乃衆主人也脱一主字耳以記考之可見此時堂下之位亦如朝夕哭不皆在東方

郝氏曰主人從升亦自西階升婦人主婦及衆婦人也衆人衆主人也皆不升堂即東階下西向之位

張氏監本正誤云衆主人東即位脱主字

正柩于兩楹閒用夷牀

註曰兩楹間象鄉戶牖也是時柩北首

疏曰戶牖之間賓客之位亦是人君受臣子朝事之處父母神之所在故於兩楹之間北面鄉之

敖氏曰此正柩于堂正與小斂之後尸夷于堂者相類故仍用其牀兩楹間東西節也其於楹間爲少北

郝氏曰南向居中曰正尸北首示朝祖也

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

註曰如殯宮時也

疏曰亦如上篇三分庭一在南而置之從句讀節本

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

註曰席設于柩之西直柩之西當西階也從奠設如初東面也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巾之者為禦當風塵

疏曰殯宫朝夕奠設于室中者從柩而來還據室中東面設之於席前也檀弓云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據小斂大斂之等有牲肉故不倮露巾之此雖無

祭肉為在堂風塵故巾之異於朝夕在室者也

敖氏曰席設于柩西亦差近於柩奠設于席前亦當

柩少北柩北首西乃右也於此奠焉與奠于尸右之

意同不統於柩奠宜統於席也不去席者先已用席

則不變之且尸柩之奠亦宜異也

郝氏曰不奠于柩東鬼神尚西也柩在殯奠亦于室

西與始死奠尸東異始死生事之既殯神事之凡祭

室事皆西也升降自西階奠者升降也

主人踊無算降拜賓即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

註曰設奠時婦人皆室戸西南面奠畢乃得東面親者西面堂上迫疏者可以居房中

疏曰主人從殯宮中降拜賓入即位袒至此乃襲襲者先即位踊踊訖乃襲絰于序東案下記云將載柩祝及執事舉奠戸西南面東上則知此設之時婦人辟之之戸西南面待設奠訖乃由柩足鄉柩東西面不即鄉柩東西面者以主人在柩東待設奠訖主人

降拜賓婦人乃得東也

敖氏曰主人即柩東之位則踊既奠乃降也即位亦在阼階下襲亦在序東婦人由足出於柩南也西面于阼階上亦南上若有南面者則東上

郝氏曰由足柩北首以南為足

薦車直東榮北輈

註曰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今時謂之魂車輈轅也車當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

疏曰薦車者以明旦將行故豫陳車云西上者先陳乘車次道車次槀車也既當東榮而云中庭者據南北之中庭不據東面爲中庭也

敖氏曰此卽遣車也北輈者以柩北首故爾乘車之前一木當中而曲縛衡以駕馬者謂之輈大車之前二木在旁而直縛軛以駕牛者謂之轅

郝氏曰輈車轅上曲如舟北輈輈向堂也

質明滅燭

註曰質正也

敖氏曰燭堂之上下者

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

註曰徹者辟新奠不設序西南已再設為褻

疏曰新奠遷祖之奠將設新故徹去從奠以辟之其再設者啓殯前夕時一設至此朝廟又設是再設也

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

註曰為遷祖奠也奠升不由阼階柩北首辟其足

疏曰奠夙興所陳三鼎及東方之饌如初者亦於柩西當階之上東西席前奠之辟足者以其來往不可由首又飲食之事不可褻之由足故升自西階也

敖氏曰此奠亦惟以脯醢醴酒

主人要節而踊

註曰節升降

疏曰奠升時主人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主人踊也

敖氏曰節謂徹者奠者之升降與奠者由重南東時

也要節而踊丈夫婦人皆然如其在殯宫之儀也惟

言主人亦文省

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

詳曰駕車之馬每車二疋纓今馬鞅也就成也諸侯

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者蓋絛絲也其著

之如罽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王之革路絛纓圉人

養馬者在左右曰夾既奠乃薦馬者爲其踐汚廟中

也凡入門三分庭一在南

疏曰三色朱白蒼也巾車註云王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此則三采絲為絛飾之但着之則同故云如罽然也王革路不用罽而用絛為纓與此同故引之既奠乃薦馬對薦車在奠上云凡入門三分庭一在南者庭分為三分一分在北則繼堂而言一分在南則繼門而言此既繼門故云三分庭一在南又不言門左門右則當門之北矣

敖氏曰三就采三匝也惟言入門則是但沒霤耳每

馬兩轡交轡而夾牽之謂左人牽右轡右人牽左轡也馬有纓而無樊葢臣禮也春秋傳仲叔于奚請繁纓以朝孔子非之

郝氏曰既奠薦遣車之馬禮士車二馬纓馬項下繁纓三就以三采纏三匝馬入廟門北面以兩內轡交結兩圉人左右各持外轡夾牽之

姜氏曰馬頸革曰鞅以其當膺樊飾故又謂之樊纓註訓纓為馬鞅此也但案春秋傳拔劍斷鞅又晉有

士鞅鞅名非起于漢葢漢亦謂之鞅耳

世佐案馬駕遣車之馬也若柩車則以人不以馬

雜記所謂乘人是也

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

註曰主人於是乃哭踊者薦車之禮成於薦馬

疏曰主人哭踊訖馬則右還而出右者亦取便故也

敖氏曰哭成踊圉人與御者也雜記曰薦馬者哭踊

右還者西上也

郝氏曰哭成踊主人以下也薦車不言哭馬言哭者方奠車入未成薦既奠馬入并薦乃哭成禮非既薦車別薦馬也車停廟中馬右還出

世佐案敖說誤其解雜記亦誤雜記云薦馬者哭踊出謂薦馬者俟主人哭踊訖乃出也

右朝祖

黄氏曰案本經記有朝禰一節禮畢乃適祖今經文但言朝祖註云上士祖禰異廟下士祖禰共廟專言

祖者共廟則舉祖以包禰兼言禰者異廟則先禰而後祖經言下士記言上士文有祥略葢互見耳

楊氏曰喪奠之禮有三變始死奠于尸東小斂奠亦如之既殯奠于奥神席東面大斂奠朝夕奠朔月奠亦如之啓殯之後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如初云者如前日室中神席東面也自是朝祖奠降奠還柩奠遣奠皆如之

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有司請祖期

註曰亦因在外位請之當以告賓每事畢輒出將行而飲酒曰祖祖始也

敖氏曰送亦拜之門廟門也　案註每上更當有一賓字

郝氏曰始出祭行曰祖凡祖以先夕柩明日行即朝廟之夕設祖奠象生時出祖也

日側

註曰側昳也謂將過中之時

敖氏曰不用日中者辟殷人所尚也檀弓曰殷人尚
白大事斂用日中有司既得祖期不言告賔者於請
啓期已見之故略於此下經請窆期亦然
張氏曰主人應有司之辭

右請祖期

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算卒束襲
註曰袒為載變也乃舉柩郤下而載之束束棺于柩
車賔出遂匠納車于階閒謂此車

疏曰卻猶却也鄉柩在堂北首今卻下以足鄉前下堂載於車故謂之卻也喪大記云君葢用漆三衽三束檀弓云棺束縮二横三彼是棺束此經先云載下乃云卒束則束非棺束是載柩訖乃以物束棺使與柩車相持不動也

敖氏曰主人入袒當在阼階下既載則在柩東柩東之位亦當柩少北

降奠當前束

註曰下遷祖之奠也當前束猶當尸腢也亦在柩車西束有前後也

疏曰未束以前其奠使人執之待束訖乃降奠之當束也

郝氏曰當柩車西之前束柩北首奠當尸右肩也

商祝飾柩一池紐前䞓後緇齊三采無貝

註曰飾柩為設牆柳也巾奠乃牆謂此也牆有布帷柳有布荒池者象宮室之承霤以竹為之狀如小車

荅衣以青布一池縣於柳前士不揄絞紐所以聯帷荒前赤後黑因以為飾左右面各有前後齊居柳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蕤矣以三采繒為之上朱中白下蒼著以絮元士以上有貝

疏曰此並飾車之事兩畔豎軨子以帷繞之上以荒一池縣於前面荒之爪端荒上於中央加齊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荒蒙也對言則帷為牆象宮室有牆壁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總而言之巾奠乃牆及檀

弓周人牆置翣是牆中兼柳縫人衣翣柳之材是柳中兼牆士一池用竹而覆之無水可承也揄鷂也絞蒼黄色人君於蒼黄色繒上畫鷂雉之形縣于池下一名振容大夫士無之左右面謂帷也齊若人之臍亦居身之中央縫合采繒為之以絮著之使高形如爪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諸侯之士無貝也從楊氏圖節本

聶氏曰柳車名有四殯謂之輤車葬謂之柳車以其迫地而行則曰蜃車以其無輤則曰輇車案周禮縫

人掌縫棺飾衣翣柳之材後鄭以必先纏衣其材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也謂諸飾所聚也又上註云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其帷荒畫火龍等是加文繡也其生時帷幕則無此畫飾故云加也今柩入壙還以帷荒等加於柩上同葬之故云遂葬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二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

六此諸侯禮也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喪大記註云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然則荒柳車上覆謂鼈甲也天子之荒緣荒邊畫龍又畫雲氣次畫白黑之黼文又畫火形如半環又畫兩已相背之黻文於其間素錦白錦也褚即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為屋以𦵏車在道象宮室也褚外乃加帷荒帷是邊牆荒是上葢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池者織竹為之狀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挂著於柳

上荒之爪端象平生宮室承霤然天子四注屋四面各有承霤今池亦四而象之也諸侯屋雖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故三池振容者振動也容容飾也謂以絞繒為之長丈餘如幡其上畫青質五采之揄翟又懸銅魚於池下車動為容飾魚躍拂池也纁紐六者以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纁帛為紐連之相著傍各三凡共用六紐也齊者謂在荒之上當柳之中央形圜如車蓋上蕤矣蓋之中央故舉以為說漢時小車蓋上有三采以其

當中如人之臍故謂之齊高三尺徑二尺餘又案既
夕禮註云以三采繒為之上朱中白下蒼著以絮則
人君以五采繒為之亦著以絮蒼下有黄玄二色則
五等相次故云齊五采也五貝者又連貝為五行交
絡齊上纁戴六纁披六者戴披俱用纁帛為之戴值
也於車輿兩廂各竪三隻軨子各當棺束用此纁戴
貫棺束之皮紐出兩頭皆絆結其軨子各使相值堅
固方用纁披於棺上横絡過各貫穿戴之連結棺束

者乃於戴餘投出之於外使人持制之又棺橫束有三每束有二紐各屈皮為之三束兩旁共有六紐故有六戴六披也持披者若車登高則前引以防軒車適下則後引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案阮氏圖云柳車四輪一轅車長丈二尺廣四尺高五尺周禮謂之蜃車故遂師云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及蜃車之役註云幄帟先者為於埏壟之間先張神座蜃車柩輅也柩輅載柳四輪迫

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又鄭註既夕禮記云其車之輿狀如牀中央有轃前後出設前後輅輿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為輪許慎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孔賔義云觀此註其輿與輴車同亦一轃為之設前後輅者正經唯云前輅言前以對後明有後輅也此輅謂以木縛於柩車轃上屬引而挽之故名此轃縛為輅也輿上有四周者此亦與輴車同云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為輪此與輴車異也以其輴無輪

直有轉轔此則有輇輪而無輻

郝氏曰牆柳即今棺罩詳喪大記一池士禮也喪大記云士纁紐二緇紐二䞓即纁前輕南方火色後緇北方水色大夫以上加貝喪大記云君齊五采五貝大夫三采三貝士三采一貝此無貝說異

張氏曰飾柩在旁爲牆牆有帷在上爲柳柳有荒牆柳自其縛木爲格者而言帷荒自其張於外者而言池象承霤即簷也紐垂於四隅齊者柳之項結也

設披

注曰披絡絡刊本多誤作輅今從集說改正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居旁牽之以備傾虧喪大記曰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今文披皆為藩

疏曰戴兩頭皆結於柳材又以披在棺上絡過然後貫穿戴之連繫棺束者乃結於戴餘披出之於外使人持之一畔有二為前後披人君則三披各三人持之引喪大記者證披連戴而施之也云二披用纁者

與戴所用異大夫與人君則戴與披用物同故喪大記云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是其用物同也

郝氏曰披以帛繫棺兩旁束上使人持之外連綍引柩內制棺使不披側也

張氏曰以帛繫棺紐著柳骨謂之戴又以帛繫戴而出其餘於帷外使人牽之謂之披

屬引

註曰屬猶著也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輴曰紼古者人

引柩春秋傳曰坐引而哭之三

疏曰引謂紼繩屬著於柩車云在軸輴曰紼者士朝

廟時用軸大夫已上用輴故幷言之言紼見繩體言

引見用力故鄭註周禮亦云在車曰紼行道曰引

敖氏曰引柩車之索也屬之於車絡云引者以用名

之凡引天子用六諸侯四大夫士二

右載柩

陳明器於乘車之西

註曰明器藏器也檀弓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者異於生器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陳器於乘車之西則重之北也

疏曰自筲以下皆是藏器檀弓註成猶善也味當作沫靧也

郝氏曰送葬之器曰明器明其為器耳不必任用也

乘車即前所薦車直東榮者

折横覆之

註曰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為之葢如牀而縮者三横
者五無簀受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横陳之者為
苞筲以下縪於其北便也覆之見善面也

疏曰折加於壙上時南北長東西短今經云横明知
其長者東西陳之言覆之見善面則折加於壙時擬
鄉上看之為面故善者鄉下今陳之取鄉下看之故

反覆善面鄉上也以其窆畢加之於壙上所以承抗席若庋藏物然故云折猶庋也縮三横五亦約茵與抗木但於壙口承抗席宜大於茵與抗木也縮三横五以當簀處故無簀

敖氏曰陳折云横葢象其在壙也後言横者縮者皆放此自抗木至茵亦後用者先陳此折之用在抗木之前乃首陳之者以其差重大於抗木故特異之與

郝氏曰壙上木曰折形同壙口長故横設容苞筲等

器於北也覆反也仰置之

抗木横三縮二

註曰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其横與縮各足掩壙

疏曰明器由羨道入壙口唯以下棺大小容柩而已今抗木亦足掩壙口也

加抗席三

註曰席所以禦塵

疏曰席加於木茵加於席後陳者先用也抗木在上

故云禦土抗席在下隔抗木故云禦塵

敖氏曰此席在茵與抗木縮者之閒是亦縮也不言者亦文省耳每席之長亦與壙齊用三則廣足以掩之矣用時云覆是此陳時卻也

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

註曰茵所以藉棺者翦淺也幅緣之亦者亦抗木也

及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今文翦作淺

疏曰染淺緇之色用一幅爲之縫合兩邊幅爲袋不去邊幅故云有幅更以物緣之使牢因爲飾抗木擧蓋横縮先後據陳列之時鄭據入壙而言其用云木三茵二亦互擧耳

敖氏曰翦與有幅皆未詳或曰有幅謂緣縫之而不削幅也未知是否茵與抗木其陳之用之横縮之次各不類蓋貴相變也

郝氏曰茵褥也著以茅秀藉柩壙底者麤布爲囊淺

黑色翦淺通囊五布皆有邊幅用全幅也亦如抗木
直二横三陳于席上以上皆窆具也
張氏曰茵設壙中先布横三乃布縮二厝柩後施抗
壙上先用縮二乃用横三註云木三在上茵二在下
據既設後人所見而言也其實抗茵皆三者在外二
者在内如渾天家地之上下周匝皆有天也故疏云
木與茵皆有天三合地二
器西南上綪

註曰器目言之也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為上綪屈也不容則屈而反之

敖氏曰器自苞而下者也均其多寡分為數列以要方也其前列始於茵北之西以次而綪焉其後列不過於茵北之東可知矣器主於入壙故南上

郝氏曰器即明器亦陳車西自南而北復自北屈而南綪屈也

茵

註曰茵在抗木上陳器次而北也

敖氏曰茵之下有抗席抗木惟言茵者指其可見者言也

郝氏曰茵即抗席上之茵器接茵北故復舉之

張氏曰愚意茵字當連上精字為句言陳器當從茵屈轉而北也不然前已詳茵豈合重舉

世佐案重舉茵者上詳其制及設法此則言陳器之序自茵始葢居諸器之最西南也抗席抗木在

茵下聚茵足以包之敖云指其可見者言是也張氏不達斯意而謂茵字當連上精字為句誤矣

苞二

註曰所以裹奠羊豕之肉張氏曰奠謂遣奠

郝氏曰苞葦囊以包牲肉入壙用二羊豕各一

筲三黍稷麥

註曰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㲉也

疏曰筲以管草為之畚器所以盛種此筲與畚同類

也故舉以相況四升曰豆豆實三而成觳觳受斗二升

郝氏曰筲飯箕竹器送葬用草爲之

甕三醯醢屑冪用疏布

註曰甕瓦器其容亦蓋一觳屑薑桂之屑也內則曰屑桂與薑冪覆也

敖氏曰疏布六升以上至四升者也

甒二醴酒冪用功布

註曰甈亦瓦器

聶氏曰甈容受宜與甕同中寛下直不鋭平底其甕下鋭與甈爲異

郝氏曰醯醢醴酒濕物皆用冪

皆木桁久之

註曰桁所以庪苞筲甕甈也久當爲灸灸謂以蓋案塞其口每器異桁

疏曰云皆則自苞筲以下皆塞之置於木桁也甕甈

溼物非直久塞其口又加冪覆之

聶氏曰阮氏梁正等圖云桁制若今之几狹而長以承藏具

敖氏曰皆以桁久之也久說見上篇

郝氏曰木桁木為架以閣苞筲甕甒等久灸通以上食器也

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匜實于槃中南流

註曰此皆常用之器也杅盛湯漿槃匜盥器也流匜

口也

疏曰弓矢兵器耒耜農器敦杅食器槃匜洗浴之器皆象生時而藏之也

敖氏曰耒耜田器也耜以起土耒其柄也此有爵矣乃以耒耜為用器為其有圭田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者主人所親耕以共祭祀之齍盛者也

無祭器

註曰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人器也

疏曰檀弓云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註云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以此而言則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士禮略無祭器有明器而實之大夫以上尊者備故兩有若兩有則實祭器不實明器宋襄公既兩有而并實之故曾子非之

張子曰明器而兼用祭器周之末禮也周禮唯言廞

郝氏曰士無祭田故生無祭器明器亦無祭器世佐案明器皆所以資鬼用也鬼無所祭安用祭器為經嫌明器取備物或并用之故發其例於此耳非言無則有有者之謂也註謂大夫以上則有之似錯會經意矣或曰祭器乃生人所用以祭此葬者故檀弓以人器目之然上下文所陳皆鬼器獨以此為人器亦未安若曰士生無祭器則特牲禮所陳豆籩鉶敦之屬獨非祭器乎其說亦不可

通也

有燕樂器可也

註曰與賓客燕飲用樂之器也

疏曰燕樂器琴瑟笙磬之屬言可者許其得用也從姜

氏節本

敖氏曰檀弓曰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比之謂與云可亦不必其用之也

役器甲胄干笮

註曰此皆師役之器甲鎧胄兜鍪干楯笮矢箙

疏曰上下役用之器皆麤沽爲之

敖氏曰笮不屬用器乃屬役器豈以有師役方用之乎

燕器杖笠翣

註曰燕居安體之器也笠竹簩蓋也翣扇

疏曰杖者所以扶身笠者所以禦暑翣者所以招涼而在燕居用之故云燕器簩竹青皮

右陳明器 張氏曰載柩陳器二事畢則日及側矣

郝氏曰明器之設古人事死如生之意然多藏誨盜為死者累古禮有不如今者此類是也

世佐案下記云弓矢之新沽功謂其麤惡而不堪用也弓矢如此他器可知蓋古人之慮遠矣備物以盡仁孝之心沽功以絕覬覦之念要使其中無可欲而已曾謂制禮者不如張釋之哉

徹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

註曰巾席俟于西方祖奠將用焉要節者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南東不設于序西南者非宿奠也宿奠必設者為神馮依之久也

敖氏曰徹者由東方當棧之南折而西至棧之西南折而北東面而徹奠既徹至西方折而南乃由重南東也要節者東方西鄉時丈夫踊西方南鄉時婦人踊由重南東時丈夫踊也

張氏曰此所徹遷祖之奠為將旋柩鄉外更設祖奠故遷之巾席即所徹奠之巾席俟者奠已東去而巾席猶執以俟也註象升象降者此奠在庭徹者無升降之事止有往來主人以其往來為踴節與徹室中之奠升階降階者同故云象也

世佐案此主人亦兼丈夫婦人而言

袒

註曰為將祖變

商祝御柩

註曰亦執功布居前為還柩車為節

疏曰居柩車之前卻行詔傾虧使執披其知其節度

郝氏曰柩已在階間車上北首商祝令御柩車轉首西向示將出

乃祖

註曰還柩鄉外為行始

疏曰祖始也為行始去載處而已

郝氏曰乃設祖奠象行者出祖也踊襲以下祖奠之儀

張氏曰還柩車使轅鄉外也

世佐案此目下事也下乃詳言其儀耳註說非是

郝直以祖爲設祖奠亦未盡善

踊襲少南當前束

註曰主人也柩還則當前束南

疏曰前祖爲祖變今既祖訖故踊而襲東未還之時

當前東近北今還車則當前東少南

敖氏曰不言主人者可知也此踊襲皆於故位既則少南也

郝氏曰主人立柩東少南避婦人也

婦人降即位于階間

註曰為柩將去有時也位東上

疏曰云位東上者以堂上時婦人在阼階西面統于堂下男子今柩車南還男子亦在車東故婦人降亦

東上統于男子也婦人不鄉車西者以車西有祖奠故辟之在車後

張氏曰婦人在車後南面故註云東上

祖還車不還器

註曰祖有行漸車亦宜鄉外也器之陳自己已集說作若南上

敖氏曰不還器者以陳之之時西面上已見行意也

必云不還器者嫌車與重皆還此亦宜如之也祖似

衍文經無此例

張氏曰車前所薦之乘車道車槀車也陳器本自南

上不須更還也

世佐案此祖字當從敖氏作衍文傳寫者蓋以下

記有祖還車不易位之文而衍耳

祝取銘置于茵

註曰重不藏故於此移銘加于茵上

疏曰初死為銘置于重啓殯至祖廟皆然今將行重

擬埋于廟門左首是入壙之物銘亦入壙之物故置

于茵也

敖氏曰銘之在重其面外鄉正與重之鄉背異故將

還重則徹之

二人還重左還

註曰重與車馬還相反由便也

疏曰車馬右還鄉門為便重面北人在其南左還為

便是相反由便

敖氏曰車馬西上宜右還重一而已宜左還皆由便也二人還之則凡舉之亦二人矣重之向背不必與柩同但因還柩之節而併還之也

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

註曰車已祖可以為之奠也是之謂祖奠

疏曰祖奠既與遷祖奠同東西人皆從車西來則此要節而踊一與遷祖奠同

楊氏曰要節而踊者來由重北而西降降當作出由重南

而東來衆升丈夫踊出衆降婦人踊所謂要節也
敖氏曰記曰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
之謂此時與如記所云則是布席于柩東少南東面
而奠于其東也柩已南首故奠于此亦奠于尸東之
意也布席于柩西則北上柩東則南上與初大斂時
舉鼎以下之儀也是雖所奠異處而面位則同故以
如初蒙之奠者之來由東方當前輅而西既奠則由
柩北而西亦由重南而東反于其位矣要節而踊謂

奠者於東方西鄉時丈夫踊西方南鄉時婦人踊由

重南東丈夫踊也

世佐案亦記饌于主人之南則其在柩東也明矣

舊說在車西非是主人亦兼丈夫婦人言也

薦馬如初

註曰柩動車還宜新之也

世佐案如初謂自入門北面至右還出之儀也

右祖

賓出主人送有司請葬期

註曰亦因在外位時

世佐案此不見主人對辭亦文略

入復位

註曰主人也自死至于殯自啓至于葬主人及兄弟

恒在内位

疏曰自死至于殯在内位據在殯宫中自啓至于葬

在内位據在祖廟中又曰始死未小斂以前位在尸

東小斂後位在阼階下若自啓之後在廟位亦在阼階下也

敖氏曰復柩東之位

張氏曰主人既以葬期命有司而遂入

右請葬期

儀禮集編卷二十九

儀禮集編卷三十

龍里縣知縣盛世佐撰

既夕禮第十三之二

公賵玄纁束馬兩

註曰公國君也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兩馬士制也春秋傳曰宋景曹卒魯季康子使冉求賵之以馬曰其可以稱旌緐乎

疏曰兩馬士制也者制謂士在家常乘之法若出使及征伐則乘駟馬其大夫以上則常乘駟馬故鄭駮異義云天子駕駟尚書康王之誥康王始即位云諸侯皆布乘黄朱詩云駟騵彭彭武王所乘魯頌云六轡耳耳僖公所乘小雅云駟牡騑騑大夫所乘是大夫以上駕駟之文也春秋左氏傳見哀公二十三年引之者證以馬賵人之事

郝氏曰玄纁二色帛十端爲束

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

北面及衆主人袒

註曰尊君命也衆主人自若西面

敖氏曰釋杖出迎及袒者尊君命也

馬入設

註曰設於庭在重南

疏曰馬是庭實法皆三分庭一在南設之又重北陳

明器不得設馬故知在重南也

敖氏曰設於西方也雜記言諸侯相賵之禮云上介賵陳乘黄大路於中庭則此賵馬其亦中庭與設於此者變於吉也吉時三分庭一在南

賔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

註曰賔使者幣玄纁也輅轅縛所以屬引由馬西則亦當前輅之西於是北面致命得鄉柩與奠柩車在階間少前三分庭之北輅有前後

疏曰賔使者亦士也以木縛於柩車轅上以屬引於

上而捝之故名轅縛

敖氏曰賔奉幣入門左當階而北行當輅乃折而東行至其右北面致命君使乃不升堂致命者柩在下也賔進自西方而云由馬西則馬亦在西方明矣

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賔奠幣于棧左服出

註曰棧謂柩車也凡士車制無漆飾左服象授人授其右也服車箱今文棧作輚

䟽曰主人哭拜仍於門右北面柩車四輪迫地無漆

飾故言棧也此車南鄉以東為左尸在車上以東為右故奠左服象授人右也

敖氏曰奠于左服與委物於尸東殯東者同意

郝氏曰周禮士乘棧車主人在柩東喪贈不親受故奠之車箱重君賜不以委地也

世佐案授由其右生人授受之法也此賔于柩車左箱奠幣亦當尸之右故註云象授人授其右也

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

註曰枢東主人位以東藏之

疏曰此時主人仍在門東北面經云主人之北指枢東定位而言此位雖無主人宰不得履之以過故由其北也從句讀節本

士受馬以出

註曰此士謂胥徒之長也有勇力者受馬聘禮曰皮馬相間可也

敖氏曰此受馬者亦以舉幣為節

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

疏曰主人既送賔還入廟門東復位杖也

敖氏曰此外門亦廟之外門也將葬則開之以出柩吉時惟館賔於此則開之此亦為君命袒故既送使者則襲於外

右公賵

賔賵者將命

註曰賔卿大夫士也

疏曰言將命者身不來遣使者將命告主人

世佐案賔謂僚友之使者也兄弟及所知者亦存焉

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

註曰不迎告曰孤某須

張氏監本正誤云擯者出請入告脫出字

馬入設賔奉幣擯者先入賔從致命如初

註曰初公使者

敖氏曰擯者先入入門而右道之也賓從入門而左也

主人拜于位不踊

註曰柩車東位也既啓之後與在室同

疏曰始死時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此主人亦拜于位但是不爲賓出有君命亦出迎矣

敖氏曰拜不稽顙亦以與君禮同節宜遠辟之下禮

放此

郝氏曰不稽顙不成踊禮殺于君也

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

敖氏曰舉幣亦蒙如初者是時主人之位與拜君命之處雖不同而宰之舉幣以主人之北為節則一也

擯者出請

註曰賓出在外請之為其復有事

疏曰若無事賓報事畢送去也

敖氏曰言出請見賔已出在外也此時賔客為禮或不一而足故於其出也主人未送而必請之與禭時異

若奠

註曰賔致可以奠也

敖氏曰奠謂致可以為葬奠之物也

世佐案若者不定之辭容有賵而不奠賵奠而不賻者故每事皆云若

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

敖氏曰此將命猶致命也主人亦拜于位

士受羊如受馬

敖氏曰如其受之以出也羊者士葬奠之上牲故此奠者用之奠不用幣

又請

郝氏曰賓又出擯又請

若賻

註曰賻之言補也助也貨財曰賻

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賔東面將命

註曰主人出者賻主施于主人

敖氏曰此將命執物以將之也

主人拜賔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

註曰坐委之明主人哀戚志不在受人物反位反主人之後位

疏曰宰位在主人之後

若無器則捂受之

註曰謂對相授受坊本脫受字今從集說補不委地

敖氏曰亦宰捂受之舉之則同面受之則相對亦禮貴相變器所以盛賵物者也不委地者為其坋汙

世佐案捂與訝通聘禮賓進訝受几註云今文訝為捂

又請賓告事畢

世佐案賓尚有贈事而云事畢者以賵與奠與賻

皆為生者贈則專為死者所為不同禮宜更端為之也亦容有不贈者則賔於是可去矣

拜送入

疏曰若賵後請事即告畢其拜送亦然

敖氏曰宰既反位主人未即入俟擯者既請事乃遂送之也

世佐案皆謂主人也是時主人已在廟門外即於門左西面位拜送之不出大門者下君使也入不

言復位文省

贈者將命

註曰贈送

張氏曰謂幣帛若器送死者也

擯者出請納賵如初

註曰如其入告出告須

賵奠幣如初

註曰亦於棧左服

敖氏曰亦北面致命既則主人拜之乃奠幣也幣亦玄纁束

若就器則坐奠于陳

註曰就猶善也贈無常惟翫好所有陳明器之陳張氏曰謂來東之西陳明器之處

敖氏曰就成也謂已成之器也奠于陳從其類也以陳明器之處為陳者因事名之如以莽帷為畢之類是也

凡將禮必請而后拜送

註曰雖知事畢猶請君子不必人意

敖氏曰此爲不見者言之也將行也行禮謂賵若賻之屬上文惟於賻之後言拜送此則明不賻若不奠者亦當如之也

兄弟賵奠可也

註曰兄弟有服親者可且賵且奠許其厚也賵奠於

死生兩施

敖氏曰可者許其得賵且奠然亦未必其並用之辭以上經考之其得賵奠者亦可賻若贈也而此經兄弟惟正言賵奠文已略矣乃復不必其並用者記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不行也聖人之意其或在是與世佐案兄弟兼同姓異姓言也兄弟戚矣必賵奠兼行於情始稱然容有貧而無以為禮者聖人不責備焉記云貧者不以貨財為禮是也然則經云可也者非許其厚乃所以恤其無也不言賻與贈

者下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所知且然兄弟可知

矣但其厚薄則亦稱家以為之耳

所知則賵而不奠

註曰所知通問相知也降於兄弟奠施於死者為多

故不奠

疏曰言所知明是朋友通問相知言降於兄弟者許

賵不許奠也賵與奠皆生死兩施奠雖兩施然為死

者而行故知於死者為多

敖氏曰賵以幣馬尊敬之意也故親疏皆得用之奠以羊若相飲食然親親之恩也故疏者不得用之以自別於兄弟所知謂知死知生者也朋友亦存焉

世佐案所知兼知死知生者言也許其賵者助喪以賵為重也不許其奠者禮過其情君子惡其不誠也檀弓云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則所知疏於朋友矣故其禮如此不言朋友者推朋友之情亦當賵奠並有而禮必稱其家之有

亡不可預定故空其文也經於兄弟及所知則著之於朋友則闕之使為朋友者權于二者之間而行之則得矣

知死者贈知生者賻

註曰各主於所知

敖氏曰是又於所知之中以此二者别之也知死者且賵且贈知生者且贈且賻以是推之則生死兩知者三者皆得用也然此亦但許其禮之所得為者耳

初不必其備禮也經於兄弟已見其意故於此略之世佐案此亦謂所知也既不奠矣而又許其賵若賻者所以伸其情也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有餘而好行其德聖人何禁焉以是推之則情之戚於此者諒無有不贈且賻者矣此經既備陳賵奠賻贈四者之禮而於其後又分別言之辨親疏之等通貧富之宜所謂緣人情而制者蓋如此

書賵于方若九若七若五

註曰方板也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板每板

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

疏曰以賔客所致有賻有賵有贈有奠直云書賵者

舉首而言但所送有多少故行數不同

敖氏曰書者為將讀之行數多不過於九少不下於

五言其疏數之節也

書遣於策

註曰策簡也遣猶送也謂所當藏物茵以下

疏曰上書賵云方此言書遣於策不同者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以賓客贈物名字少故書於方遣送死者之物名字多故書之於策

敖氏曰遣謂苞以下書賵於方書遣於策所以別內外又遣皆為主人之物不必別書之亦宜於策也策廣於方

郝氏曰遣送也書送葬車徒之數策編竹簡

乃代哭如初

註曰棺柩有時將去不忍絶聲也初謂既小斂時

世佐案如初者如其不以官也

宵爲燎於門内之右

註曰爲哭者爲明

疏曰燎大燭必於門内之右門東者奠於柩東西鬼神尚幽暗不須明柩東東有主人階間有婦人故於門右照之爲明而哭也

敖氏曰此於門右者宜遠尸柩也必遠之者亦謂鬼

神或者尚幽暗

郝氏曰宵即祖奠之夜爲燎於門内右當樞東以照哭者

右賓賵奠賻贈張氏曰以上並葬前一日事

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

註曰鼎五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也士禮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如初如大斂奠時

疏曰凡牢鼎數或多或少不同若用特豚者或一鼎

或三鼎若士冠禮醮子昏禮盥饋士喪小歛朝禰皆一鼎也昏禮同牢士喪大歛朔月遷祖及祖奠皆三鼎也若用少牢者或三鼎或五鼎有司徹繹祭三鼎也聘禮致飱衆介少牢饋食禮及此葬奠皆五鼎也其用大牢者或七或九或十或十二公食禮下大夫鼎七上大夫鼎九也聘禮致飱飪鼎九羞鼎三是十二也上介飪鼎七羞鼎三是十也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以象陰陽而有十與十二者羞鼎别數也

敖氏曰少牢五鼎大夫之禮士奠乃用之者喪大事也而葬爲尤重故於此奠特許而攝用之明非常禮

張氏曰亦如大斂陳鼎在廟門外

其實羊左胖

註曰反吉祭也言左胖者體不殊骨也

疏曰特牲少牢吉祭皆升右胖此用左胖故云反吉祭也下云髀不升則除髀以下膞胳仍升之與上肩脅脊別升左胖仍爲三段矣而云體不殊骨者據脊脅

以上膊胳已下共為一亦得為體不殊骨也

敖氏曰實鼎實也總為五鼎言之羊其一耳亦豚解之肩肫胉脊共四段也

髀不升

註曰周貴肩賤髀

疏曰云髀不升則膊已上去之取膊胳已下祭統云殷人貴髀周人貴肩

敖氏曰此奠用大牲不合升故雖豚解亦去髀

腸五胃五

註曰亦盛之也

疏曰少牢用腸三胃三

敖氏曰此雖盛之亦變於吉也

離肺

註曰離搯

疏曰搯離之不絕中央少許使易絕以祭亦名舉肺

敖氏曰明無切肺也

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

註曰如之如羊左胖髀不升離肺也豚解解之如解豚亦前肩後肫脊脅而已無腸胃者君子不食溷腴

疏曰左胖雖同仍與羊異羊則體不殊骨上下共為一段此豕之左胖則為四段矣故别云豚解豚解總有七段今取左胖仍為四段矣云君子不食溷腴者禮記少儀文彼鄭註云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似於人穢

楊氏曰士喪禮小歛陳一鼎于門外其實特豚四鬄兩胉脊然則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胉一脊而爲七此所謂豚解也士喪禮豚解而已大歛朔月奠遣奠禮雖寖盛豚解合升如初至虞然後豚解體解兼有焉小歛總有七體士虞升左胖七體則解左胖而爲七比之特牲少牢吉祭爲略比之小歛以後爲詳矣

敖氏曰豚解謂以豚解之法解之凡俎實用羊豕者其體數同此豕云豚解則羊如之明矣於羊不見之

者不嫌其異也用少牢矣乃熟而豚觧之亦奠禮之
異于祭者與
郝氏曰凡磔牲皆謂豚觧小豕曰豚
世佐案豚觧法見上篇本為七體而此止用其四
以其唯升左胖也豚觧無腸胃皆著其異于羊者
則羊不豚觧明矣羊豕體數不同亦變于吉也敖
說恐非是
魚腊鮮獸皆如初

註曰鮮新殺者士腊用兎加鮮獸而無膚者豕既豚
解略之

疏曰腊與鮮皆用兎又曰葬奠用少牢攝盛則當有
膚與少牢同以豕既豚解喪事略則無膚亦略之而
加鮮獸也

敖氏曰如初者如殯奠魚九腊左胖髀不升也鮮獸
亦如腊凡魚腊皆貴稾而賤新此牲用少牢乃無膚
而加鮮獸者凡牲用豚者例無膚此豕用豚解之法

故亦放豚之不用膚而以鮮獸代之也

東方之饌

敖氏曰亦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也

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

註曰脾讀為雞脾肶之脾脾析百葉也蜱蜯也

疏曰周禮醢人註云細切為韲全物若䐑為菹又云

韲菹之稱菜肉通又經不云菹者類皆是韲則此經

云脾析者即韲也案醢人註云脾析牛百葉也此不

云牛者彼天子禮有牛此用少牢無牛當是羊百葉

蜱螷即蛤也

敖氏曰蜱周官作螷

郝氏曰四豆即周禮醢人饋食之豆

四籩棗糗栗脯

註曰糗以豆糗粉餌

世佐案糗糗餌也不言餌文省周禮籩人云羞籩

之實糗餌粉餈此經但云糗則有餌無餈矣以彼

註疏考之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合蒸曰餌作餅熬之曰餈糗與粉卽大豆末擣之爲粉熬之則爲糗其實一物耳以是糝于餌餈之上使不粘著也餌類今蒸餅餈類今胡餅

醴酒

註曰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

敖氏曰醴酒亦北上而籩在醴北豆在籩北也其豆

亦南上邐亦北上而皆綪之

陳器

註曰明器也夜斂藏之

疏曰朝祖之日已陳明器此復陳之者由朝祖至夜斂藏之至此厥明更陳之也

滅燎執燭俠輅北面

註曰照徹與葬奠也

疏曰輅西者照徹祖奠輅東者照葬奠之饌

敖氏曰燭在輅東者照徹祖奠與設遣奠在輅西者照改設祖奠也

賔入者拜之

註曰明自啓至此主人無出禮

疏曰此時有弔葬之賔主人皆不出迎但在位拜之所以不出迎者既啓之後既覲尸柩不可離位以迎賔唯有君命乃出

敖氏曰亦鄉而拜之

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

註曰猶阼階升時也亦既盥乃入入由重東而主人踊猶其升也自重北西面而徹設于柩車西北亦由序西南

疏曰將設遣奠先徹祖奠

敖氏曰徹者入門右由東方進當前輅折而西至輅東徹奠如初位既則由柩車北而設于其西北不設于序西南柩在下故也丈夫踊蓋亦在徹者折而西

之時

徹者東

註曰由柩車北東適葬奠之饌

疏曰以其徹訖當設葬奠故徹者由柩車北東適葬奠之饌取而設于柩車西也

敖氏曰東適東堂下之饌以待事至

鼎入

註曰舉入陳之也陳之蓋於重東北西面北上如初

敖氏曰亦陳于阼階前

郝氏曰不言匕載可知

乃奠豆南上績籩嬴醢南北上績

註曰籩嬴醢南辟醴酒也

疏曰如上所饌則先饌脾析於西南次北蜱醢次東葵菹次南嬴醢陳設要方則四籩亦宜設于脾析巳南績之爲次今不於脾析已南爲次而於嬴醢已南爲次故知辟醴酒醴酒當設在脾析之南可知也

郝氏曰乃奠于柩西奠始豆四豆南為上綪屈陳也籩北上以次而南棗連蠃醢在北棗南糗糗屈而西栗栗北脯故曰北上綪

世佐案郝說四籩綪法與註疏異蓋註疏以自糗而栗為屈而東郝則謂其屈而西也然以饌要方之義推之則棗糗之西當空之以容醴酒下云醴酒在籩西北上謂醴當棗酒當糗皆在脾析之南而饌方矣當以註疏為正也

俎二以成南上不績特鮮獸

註曰成猶併也不績者魚在羊東腊在豕東

疏曰知俎二以並不績者若績則宜先設羊於西南次北設豕次東設魚次南設腊今于西南設羊次北豕以魚設於羊東設腊於魚北還從南為始是不績也其鮮獸在北北無偶故云特也

世佐案此俎亦設于豆東羊當脯北羊北豕設魚于羊東魚北腊鮮獸特于豕北二列各南上是不

縉也不縉者俎尊故也郝云五俎二列在籩南非

醴酒在籩西北上

註曰統於豆也

敖氏曰北上醴在隶西酒在糗西

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

註曰亦以往來為節奠由重北西既奠由重南東

疏曰此奠饌在輅東言由重北者亦是由車前明器之北鄉柩車西設之設訖由柩車南而東者禮之常

也

敖氏曰奠者亦從柩北而西乃出也節亦謂阼階前鄉西西階下鄉南及過重南時也上言徹者入此言奠者出則私臣於是日不復位于内矣

右遣奠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

註曰還重不言甸人抗重言之者重既虞將埋之言其官使守視之抗舉也出自道出從門中央也不由

闑東西者重不反變於恒出入道左主人位今時有
死者鑿木置食其中樹於道側由此
疏曰道左倚之者當倚於門東北壁既虞埋之者雜
記文彼註云就所倚處埋之末虞以前以重主其神
虞所以安神初虞神安於寢即埋之也
敖氏曰上篇言向人置重於中庭於此又言向人葢
始終之辭也所以見其間凡有事於重者皆此人為
之道左廟大門外之道南

郝氏曰道廟門外中甬道倚之謂献置之道東為左東主位重主象也

世佐案此註云出從門中央不由闑東西亦足為門有兩闑之證門中央者兩闑之閒也

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䧱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

註曰南上便其行也行者乘車在前道稾序從

疏曰案下記云乘車載旜道車載朝服稾車載蓑笠是序從也

敖氏曰門廟門也西面于門外之東方俟器出而從之也南上將行以近外者為先也

世佐案士喪專道而行故重與車馬皆出自道

徹者入踊如初

世佐案徹徹遣奠也踊丈夫踊也初謂徹祖奠

徹巾苞牲取下體

註曰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取下體者脛骨象行又俎實之終始也士苞三个前脛折取臂臑後脛

折取骼亦得俎釋三个雜記曰父母而賔客之所以為哀

疏曰肩臂臑在俎上端膊胳在俎下端是為終始檀弓曰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自上差之則士苞三个謂所苞遣奠牲體之數也遣車多少各如所苞之數大夫以上有遣車士無遣車所苞者不載于車直持之而已云亦得俎釋三个者羊俎仍有肩肶兩段在俎豕左胖豚觧今折取外仍有四段在俎相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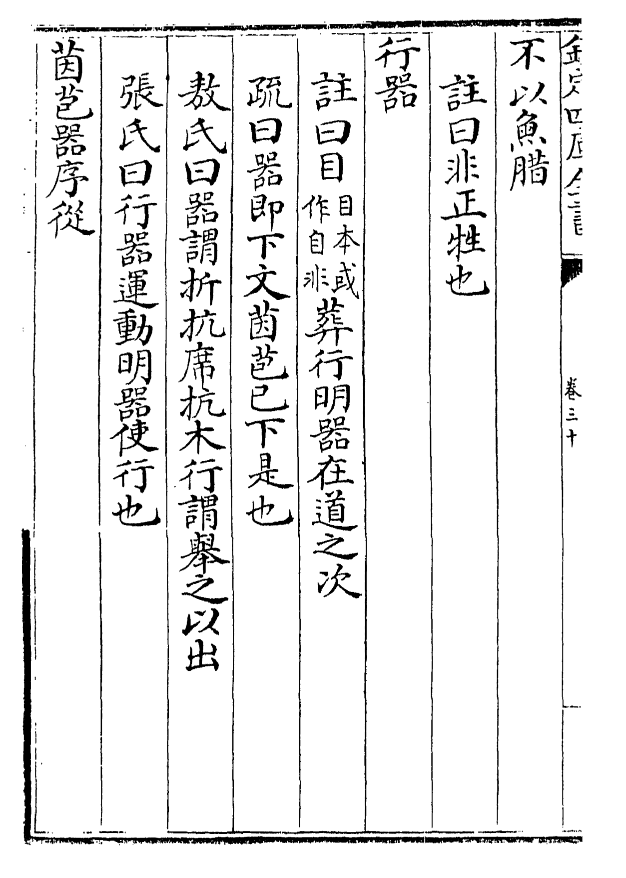
計之為俎釋三个留之為分禱五祀也

敖氏曰𦙍謂以𦙍盛之也徹巾即𦙍牲是即於席前為之也取下體為其皮骨多差可以久也惟折取下體則是每牲之俎猶有四段也此不取俎釋三个之義與祭禮之歸尸俎者異也

郝氏曰體取下近足脛者小納壙中便也

張氏曰士一𦙍之中有三个牲體臂也臑也骼也前

陳器云𦙍二羊豕各一𦙍也



不以魚腊

註曰非正牲也

行器

註曰目（目本或作自非）葬行明器在道之次

疏曰器即下文茵苞已下是也

敖氏曰器謂折抗席抗木行謂舉之以出

張氏曰行器運動明器使行也

茵苞器序從

註曰如其陳之先後

敖氏曰此又以茵苞連言者見其相繼也此器指筲甕之屬序從者茵苞以下為序而從抗席也行器抗席在後

世佐案敖說非是上云行器與下為目也此乃詳言其事耳陳器之時抗席抗木皆在茵下茵行則其下皆行矣故略不言也折在茵南亦不言者折設于抗木之前則行亦在前可知且折是麤物不

與茵𦬇諸器為序故略之上經言器西南上綪亦以茵為首而不及折是其徵矣

車從

註曰次器

郝氏曰車在器後近柩前也

徹者出踊如初

註曰於是廟中當行者惟柩車

疏曰𦬇牲訖當徹去所釋者出廟門分禱五祀徹者

出時主人踊

敖氏曰徹者亦自柩北而設於西北乃出也

世佐案踊婦人踊也如初謂如徹祖奠設於西北之時此不改設者以柩當行故也敖說非

右重出車馬奠器從

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筭從柩東當前束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

註曰史北面請既而與執筭西面於主人之前讀書

釋筭燭在右南面照書便也

敖氏曰賵即書於方者也賵禮賓為之也故主人之史讀之不命毋哭嫌若併止主人主婦然也哭者相止將讀書不可讙譁右史右也執燭者在右則執筭者在左也

郝氏曰史掌書筭讀昨夕所書賵以筭籌計其數告于柩

讀書釋筭則坐

註曰必釋筭者榮其多

疏曰讀書者立讀之敬也釋筭者坐為釋之便也

敖氏曰釋筭則坐謂每釋筭則坐既則興也必釋筭者物有多寡宜知其數

姜氏曰讀書釋筭則皆坐者家史為主禮宜敬也疏以立讀為敬則句讀誤而理尤踈矣

世佐案古人之坐雖似今之跪然猶以立為敬也鄉飲酒燕禮之等其始皆立行禮至燕末乃坐是

其徵矣姜說非

卒命哭滅燭書與算執之以逆出

敖氏曰卒謂讀之畢也言逆出亦見執算者在史南

郝氏曰執算者先出讀者從曰逆出

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

註曰公史君之典禮書者遣者入壙之物君使史來讀之成其得禮之正以終也燭俠輅

敖氏曰遣即書於策者也此主人之物故公史為讀之柩將行而讀賵與遣者若欲神一一知之然此讀遣執算執燭之位與上同惟東西左右則異耳此二燭即鄉之俠輅者少進而轉南面耳

郝氏曰公史公家掌書算姓名者帥徒役遣送以其姓名讀于柩命衆毋哭主人主婦亦不哭敬公史也左讀賵右讀遣所謂贊幣自左詔辭自右也

世佐案讀賵釋算讀遣不釋算者以賵是賓物不

出于一人故須一一記之以多為榮遣是主人之物則但吉數而已人子之心不自見其多也故謂讀遣亦釋算非或曰遣公賵也故公史讀之公賵惟束帛兩馬故不釋算或曰周禮太史職云大喪遣之日讀誄小史職云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此士禮讀遣猶讀誄之意也蓋亦使祝為辭周禮太祝作六辭書之于策臨行而小史讀之以慰死者之心耳不曰誄而曰遣者士無謚故也誄者累其德行遣

者使之安葬未知孰否

右讀賵讀遣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

註曰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

聶氏曰喪大記曰士葬用國車音輇永專反或作團又誤作國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註云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舊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

尺以御柩居前為行者之節度又隠義云羽葆功布
等其象皆如麾則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既夕禮
云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賈釋云謂以葬時乘車
故有柩車前引柩者及在柩車傍執披者皆御治之
又註云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為抑
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也道有低謂下坂
時也道有仰謂上坂時也傾虧謂道之兩邊在柩車
左右轍有高下也若道有低則抑下其布使執引者

知其下坂也若道有仰則揚舉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上坂也若柩車左邊右邊或高下傾虧亦左右其布使知道有傾虧也假令車之東轍下則抑下其布向東使西邊執披者持之若車之西轍下則抑下其布向西使東邊執披者持之所以然者使車不傾虧也大夫御柩以茅諸侯以羽葆天子以纛指引前後左右皆如功布之施為也又既夕禮將葬啓殯時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拭

謂拂拭去凶邪之氣功布有此三用故廣述而辨之

郝氏曰商祝前執布代旌揮衆同力也

世佐案商祝執功布立柩前車上以指揮衆人當御者之任故曰御柩

執披

註曰士執披八人

敖氏曰此見執披之節也不言引者披後於引言執披則引可知矣

主人袒乃行踊無筭

註曰袒為行變也乃行謂柩車行也凡從柩者先後左右如遷于祖之序

疏曰上遷于祖時註云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踈為先後各從其昭穆男賓在前女賓在後此從柩向壙之序一如之也

出宫踊襲

註曰哀次

疏曰大門外有賓客次舍之處父母生時接賓之所故主人至此感而哀此次檀弓云哀次亦如之敖氏曰出宫而踊哀親之遂離其室也行路不宜袒故於此而襲

右柩行

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

註曰邦門城門也贈送也

疏曰檀弓云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此邦門

者國城北門也至壙窆訖贈用制幣玄纁束即此幣

以其君物故用之送終也

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

註曰柩車前輅之左右也當時止柩車

疏曰在廟柩車南鄉左則在東此出國北門柩車鄉

北左則在前輅之西也賓由右致命則在柩車之東

矣云止柩車者下記云唯君命止柩于垣其餘則否

謂此時也

敖氏曰是時柩北首賔當南面致命主人東面聽命而拜之略與賵於廟者相類不成踊變於家也

郝氏曰主人去杖不哭敬君命也北面趨東由左臣禮也賔由右致命詔辭也

賔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

註曰升柩車之前實其幣于棺蓋之柳中若親授之然復位反柩車後

疏曰賔升實幣于蓋載以之壙此贈專為死者故若

親授之然云復位反柩車後者上在廟位在柩車東此行道故在柩車後也

右公贈

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

註曰統於壙

疏曰廟中南上此則北上故云統於壙也

敖氏曰西北上以西行北端為上謂苞筲而下者也亦綪之茵以上當其北亦如在廟中之陳然

郝氏曰壙葬穴陳送葬之明器于墓道左右壮上統于壙也

世佐案明器在廟中陳於乘車之西車直東榮則器亦在東方矣此時陳器于道東禮亦宜之郝於西字絶句非

茵先入

註曰當藉柩也元士則葬用輁軸加茵焉

疏曰元士謂天子之士

屬引

註曰於是說載除飾更屬引於緘耳

疏曰喪大記云君窆以衡大夫士以緘鄭註云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今齊人謂棺束為緘以此而言則棺束君三衽三束大夫士二衽二束束有前後於束末皆為緘耳以紼貫結之而下棺人君又於橫木之上以屬紼也

敖氏曰此屬之為將窆也其用異矣猶以引名之者

見其柩不易也引柩下棺畢柩天子之禮也

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

註曰俠羡道為位

疏曰不哭下棺宜静羡道謂入壙之道

敖氏曰袒為窆變也婦人亦北上皆不哭亦為有事不可讙譁也喪大記曰士哭者相止也

乃窆主人哭踊無算

註曰窆下棺也今文窆為封

疏曰主人哭踊不言處還於壙東西面也

世佐案是時衆主人及婦人亦皆哭踊惟言主人者亦文省

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

註曰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

敖氏曰此贈謂主人以幣贈死者於壙中也尸柩已在壙則有長不復反之意故此禮亦以贈名之朋友贈於家主人贈於壙親疏之宜

張氏曰丈八尺曰制是其一端二端合為一匹束十制計五匹也此所用至邦門公所贈者

世佐案此贈幣主人所自盡也故拜稽顙以送之不言公及賓所贈者榮君之賜君贈自當用之賓贈則不必盡用蓋亦如庶襚之例也雜記云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檀弓云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則贈之出于主人也明矣疏云即公所贈者蓋臆說也見玄纁束三字偶同遂附會之耳

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即位拾踊三襲

註曰主婦拜拜女賓也即位反位也

疏曰卒謂贈卒更袒拜賓云反位者各反羨道東西位其男賓在衆主人之南女賓在衆婦之南

敖氏曰於此拜賓特為之袒重其禮也主婦所拜賓謂内賓與宗婦之屬古者婦人非有親者不送其葬即位主人主婦也拜賓必鄉之拾踊者主先賓後婦人居間三謂三者三也襲者主人也禮婦人不袒

世佐案必襲而復袒者上袒為變此袒為拜賓禮不相因也拾踊者主人與婦人與賓更迭而踊也三者三人各九踊也

賓出則拜送

註曰相問之賓也凡弔賓有五去皆拜之此舉中焉

疏曰雜記云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窆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註云此弔者恩厚薄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

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摯相見也

藏器於旁加見

註曰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柩不復見矣先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內之者明君子之於事終不自逸也檀弓曰周人牆置翣

疏曰用器即上弓矢耒耜之等役器即上甲冑干笮

之屬此器中亦有樂器不言者省文棺飾帷荒也如此則唯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爲見以用器役器近身陳之是不自逸也引檀弓者見帷荒在柩外周人名爲牆若牆屋然其外又置翣爲飾也

敖氏曰牆柳之屬謂之見者以其見於棺器之外故因以名之此藏器者其冢人之屬與冢人職云大喪入藏凶器

藏苞筲於旁

註曰於旁者在見外也不言甕甒饌相次可知四者兩兩而居喪大記曰棺椁之閒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

疏曰陳器之法後陳者先用先用甕甒後用苞筲苞筲藏明甕甒先藏可知云四者兩兩而居者謂苞筲居一旁甕甒居一旁

敖氏曰案註云見外謂見外槨内也

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

註曰宜次也

敖氏曰折云加者謂在晃與笣筲之上也抗木不言

郤與覆是兩面同矣

張氏曰陳之美面向上今用則美面向下故謂郤之

註云宜次謂三者之用有宜有次也

實土三主人拜鄉人

註曰謝其勤勞

疏曰案雜記云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於時主人未反哭鄉人並在故主人拜謝之勤勞者

謂在道助執紼在壙助下棺及實土也

敖氏曰下云襲是亦袒拜鄉人也不言袒蓋文脫耳

世佐案實土者三盈坎而已不言封樹文不具也

周禮冢人職云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說者謂天子

之墓一丈諸侯八尺其次降差以兩其樹則白虎

通云天子松諸侯栢大夫栗士槐鄉人謂與主人

同里來助葬者大司徒職云四閭為族使之相葬

族師職云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以相葬埋是也

即位踊襲如初

註曰哀覩之在斯

疏曰既拜鄉人乃於羨道東即位踊無算如初也

敖氏曰如初亦拾踊三也

郝氏曰即位踊主人將反虞辭墓也

右窆張氏曰葬事畢

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

註曰西階東面反諸其所作也反哭者於其祖廟不於阼階西面西方神位

疏曰反諸其所作也檀弓文彼註云親所行禮之處是也反哭於其祖廟者謂下士祖禰共廟其二廟者先於祖後於禰遂適殯宮也特牲少牢主人行事升降皆由阼階今不由阼階故決之以西方神位知者特牲少牢皆布席于奥殯又在西階是西方神位主

人非行事直哭而已故就神位

敖氏曰反哭於祖廟者為其棺柩從此而出也升自西階未變其鄉者升堂之路也升堂而不見故但止於西階之上焉此亦變於尸柩在堂之位也衆主人西方東面統於主人也

郝氏曰既窆實土墳未成孝子以親骸不見魂靈無依遂迎神歸歸不見柩故有反哭有弔賔兄弟衆主人皆在入入祖廟

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

註曰辟主人也

敖氏曰以上經及此文考之則送葬之行婦人次於衆主人以下明矣

主婦入于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

註曰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出即位堂上西面也拾更也

疏曰反諸其所養也亦檀弓文彼註云親所饋食之

處哭也自小斂已後主婦等位皆在阼階上西面是以知出即位者阼階上西面也凡成踊而拾皆主人踊主婦踊賓乃踊故云更也

敖氏曰惟主婦入于室則餘人先即位于阼矣必入于室者以其生時於此供祭祀也入室又不見矣故出而與主人相鄉而哭踊同其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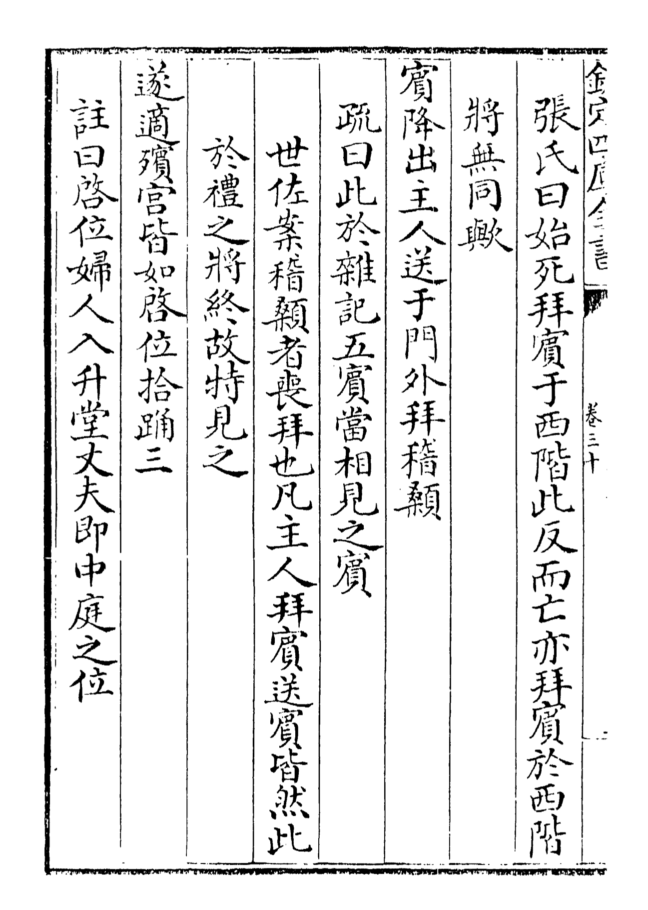
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

註曰賓弔者衆賓之長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

甚故弔之弔者北面主人拜于位不北面拜賔東者以其亦主人位也

疏曰弔賔皆在堂下今升堂釋詞故知賔之長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甚者亦檀弓文引之證周人反哭而弔哀之甚也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賔皆於賔東主人位特牲少牢助祭之賔主人皆拜送于西階東面故於東面不移以其亦主人位故也

敖氏曰此弔異於常故爲之稽顙



張氏曰始死拜賓于西階此反而亡亦拜賓於西階將無同歟

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

疏曰此於雜記五賓當相見之賓

世佐案稽顙者喪拜也凡主人拜賓送賓皆然此於禮之將終故特見之

遂適殯宮皆如啓位拾踊三

註曰啓位婦人入升堂丈夫即中庭之位

敖氏曰如啓位婦人即位于阼階上西面南上丈夫即位于堂下直東序西面也拾踊者丈夫先婦人後而已葢此時無賓

世佐案皆皆主人兄弟賓及婦人也啓位與朝夕哭位同見上篇雜記云朋友虞祔而退則此時未嘗無賓矣敖說殆失考歟

兄弟出主人拜送

註曰兄弟小功以下也異門大功亦可以歸

疏曰此兄弟等始死之時皆來臨喪殯訖各歸其家朝夕哭則就殯所至葬開殯而來喪所至此反哭亦各歸其家至虞卒哭祭還來預焉故喪服小記云緦小功虞卒哭則皆免是也

敖氏曰賓出自廟兄弟出自殯宫親疎之殺

衆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

註曰次倚廬也

疏曰未虞以前仍依於初東壁下倚木為廬齊衰居

堊室大功張幃喪服傳云既虞柱楣翦屏此直云倚廬據主人斬衰者而言

楊氏曰問喪曰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

右反哭張氏曰於是將舉初虞之奠矣

猶朝夕哭不奠

註曰是日也以虞易奠

敖氏曰既葬矣猶朝夕哭於殯宮以其神靈在此也

不奠者為無尸柩也下云三虞則此朝夕哭乃指未虞以前之禮檀弓曰既葬反日中而虞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而此經於葬虞之間其言乃若是則檀弓所記者其非舊典與

張氏曰經言葬後至練皆朝夕哭與未葬同但不奠耳大斂以來朝夕有奠葬後乃不奠也註言是日謂葬之日下註所云朝而葬日中而虞是也疏以為釋不奠之故尚未是

世佐案此經通言既葬至小祥之禮也敖云指未
虞以前非始虞用葬日當以檀弓之言為正
三虞
註曰虞喪祭名虞安也骨肉歸于土精氣無所不之
孝子為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
日離也
張氏曰三虞謂葬日初虞再虞用柔日後虞用剛日
共三祭也

卒哭

註曰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

疏曰始死主人哭不絕聲小斂之後以親代哭亦不絕聲至殯後主人在廬廬中思憶則哭又有朝夕於阼階下哭至此為卒哭祭惟有朝夕哭而已言其哀殺也然則喪有三無時哭者始死至殯哭不絕聲一無時既殯廬中思憶則哭二無時卒哭祭後唯有朝

夕哭為有時至練祭之後又止朝夕哭唯有堊室之中或十日或五日一哭通前為三無時之哭也

敖氏曰卒哭謂卒殯宫之哭也禮於三虞既餞之後而遂卒哭以其明日祔于祖故不復朝夕哭於殯宫惟朝一哭夕一哭于其次而已

郝氏曰卒哭卒晝夜無時之哭

張氏曰後虞之後又遇剛日舉此祭既祭則唯朝夕哭不無時哭故名其祭曰卒哭也

世佐綦敎說卒哭之義與註疏異亦未是蓋自殯後未卒哭以前其朝夕哭也兄弟外兄弟賓皆與焉卒哭後小祥以前之朝夕哭則唯主人主婦哭于殯宮而已是則其禮之異者而非謂其卒殯宮之哭也既祔仍哭于殯宮者以其主尚在寢也鄭康成云凡祔已復于寢如既拾主反其廟期而小祥則不朝夕哭矣戴氏德云哭時隨其哀殺五日十日可哭矣至于次內無時之哭出于孝子思慕之情所不能已無可卒去者舊云卒去無

時之哭尤誤然則卒哭云者卒兄弟外兄弟等之哭而喪家之哭則仍未卒也已

明日以其班祔

註曰班次也祔卒哭之明日祭名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

崔氏靈恩曰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

孔氏曰卒哭明日而立主祔于廟隨其昭穆從祖父

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宫至小祥作栗主入
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
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
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祭于殯宫則哭于何處古者
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于夾室
新主遂自殯宫入于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
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
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于祔祭須是

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司馬氏光曰按士喪禮始虞祝詞云適爾皇祖某甫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故置祔于卒哭之來日

吕氏大臨曰禮之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于其祖主人未除喪主未遷于新廟故以其主附藏于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喪而後主遷于新廟故謂之祔左氏傳云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周人未葬奠于殯虞則立尸有几筵卒哭而祔祔始作主

既祔之祭有練有祥有禫皆特祀其主于祔之廟至除喪然後主遷新廟以時而烝嘗禘焉不立主者其祔亦然士虞禮及雜記所載祔祭皆是殷人練而祔則未練以前猶祭于寢有未忍遽改之心此孔子所以善殷

髙氏閌曰案禮記虞卒哭明日祔于祖父此周制也若殷人則以既練祭之明日祔故孔子曰周已戚吾從殷蓋期而神之人之情也若卒哭而遽祔于廟亦

太早矣然唐開元禮則既禫而祔夫孝子哀奉几筵至大祥而旣徹之矣豈可復使禫祭乃始祔乎唐禮祥祭與禫祭隔兩月此又失之于緩故今于大祥徹靈座之後則明日祔于廟緣孝子之心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朱子曰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尚復何說況期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為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

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温公書儀雖記
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葢其意謹于闕疑以為
既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
者矣程子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凡祔已反于寢
練而後遷廟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于主之文則是
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于此恐其考之有所
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高氏既非之矣然其自說大
祥徹靈座之後明日乃祔于廟以為不忍一日未有

所歸殊不知既徹之後未祔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久矣凡此皆有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温公之說次序節文亦自確有精意如檀弓諸說可見

敖氏曰明日三虞之次日也班昭穆之次也祔謂祔于祖父孫與祖其昭穆同既葬則祔之者尸柩已去神宜在廟也祔而祭之因名其祭為祔云

右虞卒哭祔

儀禮集編卷三十